



原典重读

# 从个人到社会，弗洛姆的观察视野

■ 王云

艾里希·弗洛姆，著名德裔美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弗洛姆一生，以深入浅出、平易近人的文笔，创造了大量学术著作和普及性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有《爱的艺术》《存在的艺术》《逃避自由》《健全的社会》《论不服从》等5本，目前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弗洛姆的研究植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他的经典力作，从生存与关爱、健全与自由等多重角度切入，探讨人类的福祉与人生的意义，值得人们反复品读、深入思考。

今天是弗洛姆诞辰119周年纪念日，相信他的这套心理学系列作品能够为当下注入一股理性而温暖的力量。

## 爱是一门艺术吗

“爱是一门艺术吗？回答是肯定的。因此，它需要知识和努力。”

“人们认为爱是简单的，困难的是寻找正确的爱的对象，或者被爱的对象。这种态度的部分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发展。”

“人——所有时代和文化中的人——面临着完全相同的问题：如何克服分离，如何达到和谐，如何超出个人生活并发现一致。”

“天真的、孩童式的爱情遵循下列原则：我爱，因为我被人爱。成熟的爱的原则：我被人爱，因为我爱人。”

以上这些耳熟能详的语句，皆出自弗洛姆最为人所知的著作——《爱的艺术》。

《爱的艺术》自1956年出版至今已翻译成32种文字，在全世界畅销不衰，被誉为当代爱的艺术理论专著。在《爱的艺术》这本书中，弗洛姆认为，爱情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谦恭地、勇敢地、真诚地和有纪律地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爱是人格整体的展现，要发展爱的能力，就需要努力发展自己的人格，并朝着有益的目标迈进。

弗洛姆进而提出，爱是一门艺术，要求想要掌握这门艺术的人有这方面的知识并付出努力，与弹琴、绘画一样加以学习和练习。但是大多数人认为爱仅仅是一种偶然产生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感受，只有幸运儿才能“坠入”爱的情网。

人们对于爱会产生错误的想法，源于三种原因：一是大多数人认为爱情首先是自己能否被人爱，而不是自己有没有能力爱的问题；二是认为爱的问题是一个对象问题，而不是能力问题；三是人们不了解“坠入情网”同“持久的爱”这两者的区别。对人来说最大的需要就是



视觉中国 图

克服他的孤独感和摆脱孤独的监禁，而这只有通过真爱才有可能实现。真爱的基本要素，首先是“给”而不是“得”，“给”是力量的最高表现，恰恰是通过“给”，“我”才能体验“我”的力量，“我”的富裕，“我”的活力。爱情的积极性除了有给的要素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是所有爱的形式共有的，那就是关心、责任心、尊重和了解。

弗洛姆利用《圣经》里约拿的故事说明在现今人际关系中，关怀和责任的特质已十分少见。故事讲述尼尼微城镇的居民有罪，要承受恶果，约拿却不愿意去拯救他们。弗洛姆称，现代社会的人缺少对别人的自由的尊重，更不了解别人真正的希望和需要。

自爱不是“自私”，自爱是爱他人的基础，对自己的生活、幸福、成长以及自由的肯定是以爱的能力为基础的，这就是说，看你有没有能力关怀人、尊重人，有无责任心和是否了解人。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创造性地爱，那他必然也爱自己，但如果他只爱别人，那他就没有能力爱。

爱一个人不仅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而且也是一项决定，一种判断，一个诺言。如果爱情仅仅是一种感情，那爱一辈子的诺言就没有基础。一种感情容易产生，但也许很快就会消失。如果爱光是感情，而不同时又是一种判断和一项决定的话，我们如何才能肯定我们会永远保持相爱呢？

##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 卫霖

在《原来野花这么美》一书中，她从台湾的野花谈起，既对野花作了植物学意义上的严谨介绍，也用细腻的笔触写下了植物与人的种种关联，记述了她与花草的相遇与相识，并配以大量清晰、精美的图片，使得《原来野花这么美》既是一本快速认识野花的入门读物，也是一部有生活意趣的花草人文读物。

一寸山河一寸金，一方水土一方人。当遥远的北方刚刚从“猫冬”中苏醒，江南已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叶子在书中介绍的，是台湾地区最常见的野花，笔者在岭南地区的乡村里长大，所以对于书中介绍的南方野花都觉得颇为熟悉。读着读着，思绪就飘回到了成日无所事事、在野地上疯跑的童年时代，仿佛折返南方，再次闻到潮湿温暖、弥漫着青草野花香的空气味道。例如作者介绍白花鬼针草，说它“花谢了以后，剩下裸露的刺球，便是小孩子喜欢拿来捉弄人的玩具”，孩

子们时常抓起一把刺球当“飞镖”，扔出去后就假装无所事事地走开，而刺球附着在人的衣物上，很难去除，孩童因此达到恶作剧的目的。

阅读至此，笔者不禁欣然微笑：这也正是自己童年时代经常上演的鬼把戏啊，只是当时看过、玩过，却叫不出它的名字来。

不独野花之花是美的，它们的名字也美得让人心醉。书中提到有一种野花，名叫“琉璃繁缕”，又名“海绿”“蓝繁缕”。这样的名字哪怕不解其意，也如香菱所言“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琉璃繁缕”多在早春开花，仅少数在夏秋开花，所以欧洲人称之为“早春的花神”。在春寒乍暖的三月，在迷雾轻笼、气温渐高的春风里，若是见到流光溢彩、变幻瑰丽的“琉璃繁缕”，任谁都难以招架这蓝色小花的美！

阳明先生有言：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东风动万物，草木尽欲言，踏青之

## 把未来空间留给她们，也留给读者

朱蕴秋

孩子都是在尽量不引人注目的状态下完成的，也就是刻意隐藏女性身份给她带来的劣势。但就在她即将登上事务所最高位时，却发现自己是得了乳腺癌。生病之后，她所有的努力化为乌有，陷入女性困境里。

最终，印度女人的辫子，经西西里女孩加工成假发，戴在了加拿大女人的头上。她们原本素昧平生，却因这条辫子而紧密联系在一起。

《辫子》可以说是全球化视野下，献给所有女性的一曲赞歌。故事中的三位女主角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三种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她们的身上浓缩了种种或明或暗的对女性的束缚。作者莱蒂西娅·科隆巴尼是位有着作家、导演、演员、编剧等多重身份的女性，《辫子》是她的第一部小说。自2017年5月在法国出版以后，稳居畅销榜前列，销量近百万册，版权已售30种语言，获得多个文

学奖项。小说电影改编权也已售出，将由作者本人搬上银幕。莱蒂西娅希望自己塑造的是充满力量的女性形象，“既不是被物化的女性，也不是受害者或衬托”。小说中的三位女主角洋溢着勃勃的生机，拥有反抗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

《辫子》的灵感来自生活。一天上午，莱蒂西娅的好朋友给她打电话，请她陪她去选假发，因为她不幸罹患乳腺癌，马上就要开始化疗。当莱蒂西娅看着朋友试戴各种假发时，她不禁好奇，这些用真人头发做成的假发，原来的主人是什么样子的。朋友最后选了一顶用印度女性头发做成的假发。从假发店出来，莱蒂西娅仿佛看到了一道光——辫子，连接着女人们的命运。

莱蒂西娅公开承认，从某种程度上讲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她定义的女权主义者，不是要与男性对立，与对方开战，她认为上世纪

艾里希·弗洛姆经典作品系列



《爱的艺术》



《存在的艺术》



《逃避自由》



《健全的社会》



《论不服从》

被压迫者，反对的是那些维护特权的人。欲摆脱统治，谋求自身解放的阶级在斗争时坚信它在为人类的自由而战，因而可以以某种理想，吸引所有受压迫者，唤醒其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然而，在连绵不断的争取自由的漫长斗争中，曾经反对压迫的阶级在赢得胜利，需要维护新特权时，又成为自由的敌人。

许多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最后的斗争，其结束意味着自由完全胜利。现存的民主似乎得到了强化，新民主取代了旧的君主统治。但是，没过几年，新的制度便登台亮相了，它否定了人类确信无疑的在几个世纪的斗争中赢得的一切。因为这些新制度的本质便是除一小撮人外，所有的人都必须屈服于一个他们无法约束的权威。它有效地控制了人的整个社会和个人生活。

弗洛姆在书中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作为人类经验的自由是什么？渴望自由是人性中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吗？它是一种无文化差别的共同经验，还是因个人主义在某一特殊社会实现的程度不同而异？自由仅仅指没有外在压力，还是存在某种东西——如果是，是什么？社会中促使人为自由奋斗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哪些？自由会不会成为沉重负担，使人无法承受，进而竭力逃避它？为什么自由是许多人的夙愿，又是其他人的威胁？在天生的渴望自由之外，是否也可能有一种天生的臣服愿望？……

在书中，弗洛姆回答了自己提出的这些问题。

畅读

阳光下，几只蜂悬空振翅，做沉思状，它们在思索什么样的问题呢？

紫藤花架的两头，十年前插花的月季已然长成小树，花枝满满地覆盖了楼顶东西两翼的墙头。紫藤花架下，东看是红月季，西望也是红月季。月季不是别的颜色，它是红得漂亮、很正的玫红，刚好与紫藤的淡雅相配，参差对应，互相辉映。

坐在紫藤花下，陪着阳光下的花，静观它们欣欣然开放。

时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被染成花一样的色泽和香味。

阳春三月杏花天，杏花在梦里，紫藤花开在眼前，眼前是明朝的梦。

——摘自《一苑雨水一苑禾》，蔡翠蓉，中信出版社

成都还有味道吗？味道是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经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我说不清楚今天成都的味道，但是我今天还可以回味过去成都的味道。那种味道，萦绕在脑海中，时时会在心中翻出来，让人有一点淡淡的怀旧和惆怅。因为很多过去的味道都消失了。

说起成都的味道，一定是和其他城市进行比较的，是有地域差别的。例如，在成都讲吃是懂生活，在北京人看来是“庸俗”（记得这是成都作家西门媚在她的“食光机”系列中说的）。成都的味道，也可能是特殊的城乡关系，每天从城外运来菜的农民，或来谋生的工匠；也可能是城市面貌，像两层楼的铺面，有围墙的公馆，府南河、城墙、满城和皇城；还有成都的招牌和幌子。如果过去都像今天的某些城市那样，城市哪里还有丰富多彩的面貌呢？

——摘自《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王笛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天气预报无处不在。对于一名普通的英国人而言，平均一天里要接触到五六种形式的天气预报，通过电视、报刊、广播等，口口相传。每天早晨，当听到早餐时分天气预报员的声音时，你一定会立即清醒过来；到了晚上，你会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第四频道的海洋预报那熟悉的音乐《驶过》中安然入睡。不论通过何种媒介，天气预报都已成为现代生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们总能随时得知那变化多端的天气又将向什么方向演变。天气预报员们总是穿着简洁而干练的服装，他们的眼睛炯炯有神。一旦有恶劣天气来临时，他们的话语中总是充满了关怀和同情。得体的措辞、干练的西服、优雅的举止以及对气象预警的巧妙传达，这些会让观众认为他们是古典主义的典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天气预报员们其实是19世纪最大胆的科学实验的产物之一。

——摘自《天气预报：一部科学探险史》，[英]彼得·穆尔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原来野花这么美》

叶子 著

东方出版社

70年代兴起的女权运动，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因为带有一定的攻击性而使效果适得其反。莱蒂西娅的女权主张，是一种心平气和却坚持不懈的维权。她认为，西方社会看起来尊重女性，实则是一种表象，因为有些不平等是隐形的，如差别薪酬、职业天花板等。“女汉子”的说法也着实可疑——为什么要用一个男性的标准去形容女性，而不是女性本身可以拥有力量？

小说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这是莱蒂西娅想要的效果——陪着小说中的女性向命运说“不”，向自我解放迈出第一步，但把未来的空间留给她们自己，也留给读者。

《辫子》

[法]莱蒂西娅·科隆巴尼 著

张洁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